



章也会这么说的：红磡演唱会那一晚既是中国内地摇滚乐的开始也是结束，这种话，也不知道怎么去评判，说他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

当然不可否认，魔岩唱片的到来，的确是发现了很多很牛逼的声音，做出了很多无法超越的唱片。

《新民周刊》：流传着一些说法，说唐朝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歌词不是他们乐队的人写的，至少修改过吧。后来唐朝出了几张专辑，大家也觉得和第一张专辑比差了一些。

高原：歌词方面，那时候有一个叫杨军的朋友是中央美院画画的，有几首是他写的歌词，然后路路也写过，但这些都被隐去了。

那我也不知道是为了宣传还是什么原因，反正后来就都不提了，包括唐朝乐队自己，他们也不愿意提当年帮助过他们的这些朋友。可是如果没有贾敏恕，没有杨军，没有郭怡广，就没有唐朝。但是这些幕后的英雄都被隐去了姓名。

《新民周刊》：去年，你们为纪念“摇滚中国乐势力”红磡演唱会 30 周年还举办了一些活动？

高原：对，我们在舟山做了一个 30 周年的纪念演出，反正当时能请到的、现在还在做音乐的朋友就都过去了。大家都特别积极，特别认真排练。张楚、面孔乐队、王勇、周凤岭等等，大家去的都挺开心的。像王勇，他也是好多年没有大场地的演出了，他都来了。但是大家都想看的何勇、窦唯，他们俩肯定是请不到的。唐朝乐队没有来，但是老五（刘义军）来了，演了半个小时。

《新民周刊》：何勇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他身体还是不太好？

高原：对，我们都见不到他。

《新民周刊》：之前你出版《红磡 1994》一书，是因为魔岩唱片把

当时的底片还给了你。他们怎么在那么久之后想到把底片还给你呢？

高原：不是他们还给我的，是牛佳伟还给我的。魔岩唱片撤出，他们撤出的时候把好多东西都留在了北京，他们带不走，包括 MV 的母带，还有好多录音母带，比如窦唯的《黑梦》。还有底片，还有宣传的那些简报，他们带不走的東西都给了佳伟，他是当时魔岩办公室的负责人。

佳伟估计就把这些东西都封存了，大概存在一个箱子里吧，就给忘记了。也是凑巧，那天他搬家还是装修，把这些东西翻出来，然后他就给我打了一电话，说：我这一件东西，是你的，我还给你吧。他也没说是什麼，我询问是什麼东西，他说你见着你就知道了。

然后我们俩就约在一个咖啡馆见面儿，他当时就从一个大牛皮纸袋里掏出一沓底片给我。他拿出牛皮纸袋的时候，我就隐约能感觉到应该是我的底片，一看，果然就是红磡演唱会的这些底片。他把那些视频的东西都给了高旗。高旗不是一直在做纪录片吗？他就把那些素材都给高旗了。所以我其实一直还挺期待高旗能用这些视频素材剪出一个很棒的片子来，但是估计也够呛。

《新民周刊》：高旗是做红磡演唱会的视频吗？还是整个中国摇滚的历史？

高原：是中国摇滚史。高旗拍了很多年了，花了几百万。因为素材太多了，你可以搜有一个叫“摇滚我心”的抖音号，他时不时地就会剪出一个小片段来扔到抖音号上。

《新民周刊》：红磡演唱会就是可以说中国摇滚的一个高光时刻，就你当时在现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高原：老生常谈的问题，现场就是一个正常的演出。设备、舞台音响还有整个这场演出的设计，的确是会

舟山朱沙尖海边《红磡 2024》——纪念红磡 30 周年。摄影 / 吴语

